



大德风范 高山仰止

——纪念印光大师圆寂七十周年

◎远 尘

时光如梭，在不知不觉中，一代宗师印光大师（1861-1940）已经离开我们七十周年了。七十年对人生来说是漫长的，当我们回忆印光大师时，在读着他的著作，瞻仰他的遗物时，从中分明感受到他老人家就在我们身边。我想，七十年时间，他的色身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和思想将永远指引我们，并且还会传之后世，指导后人的修行与为人处世。在纪念印光大师圆寂七十周年这个特殊的年份中，就让我们共同缅怀他老人家的嘉德懿行，以及他对净土法门所做的贡献吧。

一、惜福节俭

在中国近代高僧中，印光大师以惜福节俭的品格影响了一大批人，其中就包括弘一大师。弘一大师1941年在泉州檀林福林寺念佛期讲“略述印光大师之盛德”时说：

大师一生，于惜福一事最为注意。衣食住等，皆极简单粗劣，力斥精美。民国十三年，余至普陀山，居七日，每日自晨至夕，皆在师房内观察师一切行为。师每日晨食仅粥一大碗，无菜。师自云：“初至普陀时，晨食有咸菜，因北方人吃不惯，故改为仅食白粥，已三十余年矣。”食毕，以舌舐碗，至极净为止。复以开水注入碗中，涤荡其余汁，即以之漱口，旋即

咽下，唯恐轻弃残余之饭粒也。至午餐时，饭一碗，大众菜一碗。师食之，饭菜皆尽。先以舌舐碗，又注入开水涤荡以漱口，与晨食无异。师自行如是，而劝人亦极严厉。见有客人食后，碗内剩饭粒者，必大呵曰：“汝有多么大的福气，竟如此糟蹋！”此事常常有，余屡闻友人言之。又有客人以冷茶泼弃痰桶中者，师亦呵诫之。

在穿着方面，印光大师也非常简朴。他所穿的僧衣通常是一穿几十年不肯丢弃。有时衣服破了，他就自己缝缝补补又穿，有时一件衣服洗得发白了，他仍敝帚自珍。自己所用的蚊帐，也是几十年不肯换新的。由于天长日久，蚊帐破了许多洞，印光大师就缝补一下了事，有时干脆用纸将破洞贴上继续使用。

以大师的身份和影响，衣食住用都有很多弟子为他供养。但他从不会奢侈浪费，还常常将弟子供养的财物转赠他人。

二、凡事亲为，不劳他人

印光大师无论是在普陀山闭关期间，还是在晚年安居灵岩山期间，他凡事都是自做，从不愿麻烦别人。他的房间都是自己打扫，穿的衣服都是自己洗，即使是在七十多岁高龄时仍然如此。印光大师在普陀山时，关綢之居士到普陀山打佛七，请他早课来开示，关

居士叫轿子去接他,那时他已跑了一半路,坚决不肯坐轿子。印光大师住上海太平寺时,一次,关絅之居士去拜访他,从楼上找到楼下都没有找到,最后在天井中找了正在弯腰洗衣服的印光大师。那时,印光大师已经七十多岁了。印光大师在苏州报国寺闭关时,真达和尚请他到灵岩山去看看,已经替他准备了轿子,但他坚决不肯坐轿,上山下山都是步行。有一次,关絅之居士请他到家应供,关请吃斋,公不允,请之再,乃嘱只需高桩馒头一盆、豆腐渣一孟而已。关居士无奈,只得在素斋席上另备这两样东西。

曾在普陀山亲近过印光大师的弘一法师,对印光大师凡事不麻烦人的做法印象很深。他在给信徒开示时说:“大师一生,最喜自作劳动之事。余于民国十三年曾到普陀山,其时师年六十四岁,余见师一人独居,事事躬自操作,别无侍者等为之帮助。直至去年,师年八十岁,每日仍自己扫地、拭几、擦油灯、洗衣服。师既如此习劳,为常人作模范,故见人有懒惰懈怠者,多诚劝之。”

三、爱国护法

身为方外的出家人,印光大师并没有忘记世间之事。他不仅关注民生的疾苦,而且怀着满腔爱国热情。抗日战争期间,国家半壁江山沦陷。日本人为了拉拢比较有影响的中国人的,故意向他们示好。1937年夏,日本某军官久仰印光大师的盛名,亲自到灵岩山寺拜望印光大师,并拿出日本当时出版的《大正藏》赠送给灵岩山寺,可是印光大师当即拒绝了。他告诉日本人说:“我们这里都是念经的僧人,没有人研究经典,还是把你们的《大藏经》送给别人吧。”印光大师就这样拒绝了日本人的礼物。当时正值日本侵华战争期间,苏州已经沦陷。中国人完全在日本人的掌控之下。如果印光大师拒绝接收藏经,惹恼了日本人,说不定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但印光大师义正辞严,立场非常鲜明,面对日本军官,毫无畏惧之意。保持了中国人的民族气节,激发了全寺僧众的爱国热情。

在爱国的同时,大师对佛教十分护持。他晚年住在灵岩山时,建议妙真和尚将灵岩山改为十方专修净

土道场,作为净业行人永久的修行之所。为了保持道场的纯洁,印光大师还专门为灵岩山永作十方专修净土道场制定了五条规约:(一)住持不论台、贤、济、洞,但以戒行精严、深信净土法门为准,只传贤,不传法,以杜法眷私属之弊。(二)住持论次数,不论代数,以免高德居庸德之后之嫌。(三)不传戒,不讲经,以免招摇扰乱正念之嫌。堂中虽日日常讲,但不升座,不招外方来听耳。(四)专一念佛,除打佛七外,概不应酬经忏佛事。(五)无论任何人,不得在寺内收剃徒弟。五条有一违者,立即出院。

这五条规约的制定,实际上是针对当时佛教界普遍存在的滥传戒、滥收徒、滥赶经忏、寺院多沦为子孙庙现象的一种矫枉过正之举,对于灵岩山保持纯正的道风,保持僧众的安和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护持佛教方面,印光大师对保护庙产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此仅举一例:1923年,江苏省义务教育期成会会长等呈准省政府,借寺庙作校舍。定海县知事陶在东居士请求印光大师挽救,经印光大师多方奔走,最终得以制止。在庙产兴学的浪潮中,印光大师通过多方周旋,保护了很多寺庙。

四、淡泊名利

印光大师一生淡泊名利,平实无奇,与人出入往来,从不谈玄说妙。1922年,印光大师62岁时,当时任中华民国总统的徐世昌题赐“悟彻圆明”匾额一方,赍送普陀山,香花供养,极盛一时。印光大师淡然处之,有恭贺者,印光大师答以虚空楼阁,自无实德,惭愧不已,荣从何来等语。日后更无一语谈及赐匾之事。

大师在驻锡灵岩山时,对自己约法三章——“不当住持、不收徒、不登大座”。不当方丈是印光大师对自己的要求。印光大师认为,并不是当方丈不好,而是因为人一旦做了方丈,名闻利养等一切诱惑都会随之而来,如果一个方丈没有定力,不能很好地把握自己,便很容易迷失方向,退失道心。整天在名利场中奔忙,便不能很好地领众熏修,也违背了出家的初衷。

不收徒弟的信条是印光大师提出的。印光大师驻锡灵岩山时,很多寺院存在着“滥收徒、滥传戒和滥住



持寺庙”等三滥现象。印公针对上述时弊,在共住规约中规定灵岩山寺只传贤,不传法,不收剃度徒弟。其目的是为了真正坚持十方丛林制度,杜绝私属法眷观念,这样就能上下团结一致,处处以集体利益为重,避免造成拉帮结派等不正常现象发生。

印光大师将灵岩山改为十方专修净土道场之后,自己从不登法座说法。大师认为,净土法门是佛教所有法门中最简单易行的法门。不论信徒有没有文化,懂不懂教理,只要抱定一句佛号念念不忘,临命终时一定能够蒙佛接引往生西方。印光大师还在给弟子的信中要求:无常路险,轮回迅速,老实念佛,莫换题目。印光大师认为,一位净业行者,只要能够专注念佛,心无旁骛,等到日久功深,自然能够往生净土。大师认为,向那些念佛修行的人讲说佛教深奥妙理,似乎显得有些多余。印光大师认为,一个讲经法师,若自身没有修证,会误导他人。而且举行讲经法会,会有故弄玄虚之嫌。

对于别人对自己的赞誉,大师都泰然处之。大师临往生前,致德森法师信札云:“光无实德,若颂扬光,即是捡大粪向光头上堆。祈与一切有缘者说之。”上海女高中生杨信芳梦中经观音菩萨点示:印光和尚是大势至化身,即赴苏州拜谒印光大师,告以梦境。印光大师斥曰:“莫瞎说,莫瞎说,以凡滥圣,招人毁谤。此梦更不许汝对人说,否则非我弟子。”

大师反对弟子为其祝寿。大师近八十岁生日那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对僧众及居士说:

听说众道友正在为我筹办八十寿辰祝寿活动。感谢大家的一片诚心好意。不必办了,因为我个人反对祝寿活动。社会上有些人为了显示权势,扩张势力而办寿,也有些人为敛财、为扬名而办寿。他们都把办寿引为光荣,可是我印光以为可耻!

正是在印光大师的坚决反对下,弟子们才没有为他举行祝寿活动。

五、专弘净土

作为净土宗的第十三代祖师,印光大师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他对净土宗的弘扬与发展。他一生力弘净

土,凡是有信徒来问,他都告诉人要“深信因果,老实念佛”。大师推崇净土法门之殊胜,其谓:“夫所谓净土法门者,以其普摄上中下三根,高超律、教、禅诸宗”,因为净土法门乃:“九界众生离此法,上不能圆成佛道;十方诸佛舍此法,下不能普利群生。”大师曾为灵岩山寺山门撰写对联:“净土法门普被三根,实如来成始成终之妙道;弥陀誓愿全收九界,示众生心作心是之洪猷。”从中可以看出印光大师对净土宗的推崇。

大师认为净土法门乃佛教八万四千法门中最为殊胜的解脱法门。《印光大师文钞(续)》“灵岩山笃修净土道场启建大殿记”中说:“净土法门,乃如来一代时教中之特别法门。虽具足惑业之博地凡夫,但能信愿念佛,即可仗佛慈力,往生西方;纵已证等觉之高位菩萨,犹须回向往生,方可圆满佛果。是知净土法门,其大无外,三根普被,利钝全收。九界众生,舍此则上无以圆成佛道;十方诸佛,离此则下无以普度群萌。一切法门,无不从此法界流;一切行门,无不还归此法界。”

在谈到修行方法时,大师说:“如来一代所说一切法门,虽则大小顿渐不同,权实偏圆名异,无非令一切众生就路还家,复本心性而已。然此诸法,皆须自力修持,断惑证真,了生脱死,绝无他力摄持,令其决于现生入圣超凡,成就所愿也。唯净土法门,仗佛誓愿摄受之力,自己信愿念佛之诚,无论证悟与否,乃至烦恼丝毫未断者,均可仗佛慈力,即于现生往生西方。”(《印光大师文钞(续)》“净土十要序”)

大师在谈到净土法门的难易时说:“净土法门,乃极难极易之法门。说其难,则大彻大悟,深入经藏者,尚不信。说其易,则愚夫愚妇,至诚恳切念,即能临终现诸瑞相,往生西方。……此法最要在信愿。有信愿,则决定肯认真修持,肯修持则即可得往生之益。”(《印光大师文钞(续)》“复习怀辛书”)

印光大师在临终前,还念念不忘劝人念佛,他在圆寂前一天还嘱咐真达法师等人说:“净土法门,别无奇特,但要恳切至诚,无不蒙佛接引,带业往生。”

弘一大师对印光大师的念佛法门评价说:“大师虽精通种种佛法,而自行劝人,则专依念佛法门。师之

在家弟子,多有曾受高等教育及留学欧美者。而师决不与彼等高谈佛法之哲理,唯一一劝其专心念佛。彼弟子辈闻师言者,亦皆一一信受奉行,决不敢轻视念佛法门而妄生疑议。”

大师不仅平时劝人念佛,而且当有弟子书信请教时,他都是来信必复。在这些书信中,大师极力劝诫弟子潜心修行净土法门。他的这些信函后来被结集为《印光大师文钞》、《印光大师嘉言录》出版,成为研究印光大师净土思想的重要资料,为后世净业行人修行净土法门提供了思想指导。

印光大师的嘉德懿行,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叹。弘一大师曾称赞印光大师说:“大德如印光大师者,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太虚大师也称赞印光大师言:亲其教览其文者,辄感激威德力之强,默然折服,翕然崇仰,为莲宗十三祖,洵获其当也。当代著名作家叶圣陶先生在《两法师》一文中评价印光大师说:“在佛徒中,这

位老人的地位崇高极了,从他的文钞里,见有许多的信徒恳求他的指示,仿佛他就是往生净土的导引者。这想来由于他有很深的造诣,不过我们不清楚,但或者还有别一个原因。一般信徒觉得那个‘佛’太渺远了,虽然一心皈依,总不免感到空虚;而印光大师却是眼睛看得见的,认他就是现世的‘佛’,虔敬崇奉,这才觉得着实,满足了信仰的欲望。故可以说,印光大师乃是一般信徒用意想来装塑成功的偶像。”

以上仅列举了印光大师嘉德懿行的部分事例,虽然都是平常之事,但伟大出自平凡。我们从大师这些平常的言行中,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大师思想的闪光点。印光大师还有很多值得我们用毕生精力去研究的思想,诸如其伦理思想,儒释合一思想等等。印光大师给后世留下的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激励着后人在修行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作者单位:上海玉佛禅寺)

中国佛教代表团应邀访问日本

本刊讯 8月11日至17日,以河北省佛教协会常务副会长明海法师为团长,国家宗教局外事司副巡视员赵建政为顾问,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肖占军为副团长的中国佛教代表团一行7人,应日本阿含宗邀请赴日出席该宗一年一度的“盂兰盆节”。

“盂兰盆节”是中国佛教中两个最大的节日之一,又称为“僧自恣日”、“佛欢喜日”,是佛教徒举行供佛敬僧仪式及超度先亡的节日,我国是农历七月十五日,日本关东地区是西历7月15日,而关西地区则为8月15日。阿含宗是创立于1978年的日本新兴密教型佛教团体,信奉《阿含经》,以“维护世界和平、祈愿人类幸福、增进友好往来”为宗旨,信徒达30余万人。

8月15日晚,明海团长在日本京都阿含宗总本山举行的“盂兰盆节”法会上致辞,称赞日本阿含宗多年来通过“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在文化、教育、体育等方面与我国进行了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交

流,特别是1998年桐山靖雄管长被中国佛教协会授予中国佛学院“名誉教授”以来,双方的友好交流不断,2009年4月在北京共建了“中日佛教友谊林”,今年5月又邀北京灵光寺佛乐团共襄“京都佛教音乐节2010”盛举,为促进中日世代友好、巩固和发展两国佛教“黄金纽带”关系作出了积极贡献。

15日上午,代表团一行还拜访了临济宗妙心寺派灵云院。该院住持则竹秀南长老长期积极致力于推动和发展中日两国佛教界的友好交流,2008年被中国佛教协会授予“中日佛教友好使者”、中国佛学院“名誉教授”。则竹长老还特意率领50余名信徒与代表团一起,于北京时间10时整,在日本京都灵云院向8月8日甘肃舟曲泥石流遇难同胞默哀一分钟,并庄严举行了回向法会,更通过明海团长,向灾区捐赠了10万日元,情真意切,令人感动。

(李贺敏)